

传播

故事与思维

刘畅 著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关注对象不是已经成型的文献，而是每天正在发生的社会事实，所以，要培养一种对事实进行提炼和加工的思维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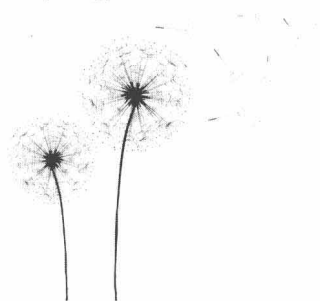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传播

故事与思维

刘畅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播: 故事与思维/刘畅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668 - 0210 - 1

I. ①传… II. ①刘… III. ①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4500 号

.....

传播: 故事与思维

著 者: 刘 畅

责任编辑: 李 艺 杨 溢

责任校对: 苏倩欣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海照排设计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3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3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刘畅先生新书《传播：故事与思维》欲付梓，嘱我作序。思之再三，竟不知从何说起。刘先生长我二十岁，因为众所周知的时代的荒谬与错厄，难免多走了一些弯路。比如“文革”，比如上山下乡。如今同在南开教书，我因此有机会多知道有关他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在我们平时交谈时得知的，有些则来自同院学生的转述。据说他现在还偶尔会梦见自己像当年一样被困乡下，再也回不了城。

这算不算是噩梦？对此我并不感兴趣。说到类似的梦，我宁愿将其视为一种心理创伤，而不仅仅是往日时光的梦中浮现。正如许多人会梦见自己做不完试卷、赶不上飞机，甚至走错男女厕所，这些日常的紧张偶尔也会像不速之客，跑到我们的梦里发号施令。

时至今日，虽然有很多人在美化“文革”前后的那段岁月，甚至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那个没有选择、只能服从的时代注定是残酷的。事实上，现在许多人关于过去的怀念，也不是真心想回到过去，而只是为了缅怀青春年少。他们需要一个熟悉的场景好让自己在记忆中返老还童，回到裙袂飘飘、满座衣冠似雪的年轻时代。“青春无悔”不为合理化过去，而在于平息一种酸辛。历史是沉重的，而回忆终究自由无拘，那些人为过去造梦的时候，宁愿忽略旧时代的不自由。

世界在变化，相较于过去那个时代的死气沉沉，现在的人们则困于另一种动荡。换电视、换房子、换工作、换情人、换国籍……选择太多的时代人们常常也会无所适从。有些选择，常常意味着你要割舍过去的一切。而生命中，能安顿人心的，多是那些能够一以贯之的东西，如老家具、旧庭院、持久的爱情等等。在这方面，刘畅先生又是幸运的。回

2 传播：故事与思维

城以后，他继续完成学业，并在大学任教，而且一教几十年。最初历史，后来又转专业研究起了传播学。虽然换了一个研究领域，但是价值观、思维取向以及研究方法并不需要完全从头再来。没有割裂过去的痛苦，却拥有一个新世界。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个为他所热爱的新世界。

以上这些，算是我所了解的刘畅先生与传播的故事的一点缘起吧。

如今的大学，老师们各自为战，坐在一起交流的机会少之又少。相较而言，我和刘畅先生倒是没少坐在一起探讨问题，从刘泽华先生关于亦主亦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到韩国“恨文化”与“兴文化”，从囚徒困境、破窗理论到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从古罗马的民主半径到闯入与射程。平生最喜智性交流，每次与刘畅先生聊天，我都能感受到他是如何沉浸于思维的乐趣里。尤其是在谈到一些经典论述或者概念时，他总是眉飞色舞，赞叹不已，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与谦卑。

为什么推崇思维的乐趣？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若干品性或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能够沉浸于思维的乐趣。知识分子一旦失去这一品性或能力，而只是做某个主义或者价值观的信徒，这便意味着他们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事实上，这种危险倾向也正是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1927）一书中极力批判的。20世纪的人类为何充满苦难，若要寻根溯源，知识分子难辞其咎。回想那个臭名昭著的世纪，政治激情泛滥成灾，浪漫主义登峰造极，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思维能力和精神操守都节节退让，甚至面临灭顶之辱。班达并不赞同知识分子完全脱离现实，但强调知识分子要和现实（准确地说是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知识分子既以思考为业，最需要尊崇的是事实与逻辑，而不应迁就任何主义与立场，更不应让理性被激情牵着鼻子走。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处，以保持自己的宽阔格局与目光明亮。

几天前我在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会后与《联合早报》的记者朋友们聊天。言及自己多年来的写作，虽然有救济国家、服务社会的热忱，但是更大的动力仍在于思维的乐趣本身。我庆幸自己很早便体会了思维的乐趣。还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在某个除夕的傍晚，天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当我从村中语文老师家里往自家走时，发现新落的白雪已经把整个村庄都映照得格外亮堂。回到家里，我便写了首绝句，其中一句是“长恨除夕无明月，此时银光何皑皑”。这是我写的第一首

古体诗，我之所以至今仍记得它，也正是因为它贯穿了思维的乐趣。此前我知道这点科学常识，除夕晚上月亮在地球的另一面，站在地球这一面的人是看不到月亮的。

我无法断定这个社会有多少人乐意沉浸于思维的乐趣，但我相信能够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是有福的，反之人生则趋于无味。正如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书中所写的一样，“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而不幸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许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还记得早年我在乡下割成亩的稻子时的情景，当我像机械一般地重复劳作，我深觉这样的生活毫无乐趣。

曾经看到过一个笑话，话说某个国际班，有一天老师给大家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就粮食短缺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时下面立即叽叽喳喳闹起来了。首先是朝鲜学生站起来说：“什么是粮食？”接着是美国学生站起来说：“什么是短缺？”再接下来是一群中国学生站起来了：“老师，什么是自己的观点？”言下之意，中国学生接受了太多填鸭式教育，只有记忆之学而无思维之学，缺少了独立思考的精神。

今天的中国人会给世界一个怎样的印象呢？说他们没有自己的观点，难免冤枉了他们。君不见现在解构之风盛行，什么样的话语不沾点“思维的乐趣”？然而，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思考的人，很快会发现这样一个世界同样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当一切都可以被用来解构与消费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其实已经土崩瓦解了。事实上，即使是解构主义的标志性人物德里达也承认有些东西是不能够解构的，比如正义本身。而这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是不是还有东西值得人类敬畏，值得人类相信与捍卫？

这方面，我和刘畅先生多有探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将日常的学术讨论局限于传播学或者思维的乐趣本身之原因所在。在我看来，如果只有思维的乐趣，而无其他一些神圣的东西，人类也会走向穷途末路。我的这个想法和我对人的理解有关。因为对灵魂的感知，我相信人是一种神性的存在。还记得一次午后茶叙，我们将话题转向了弗兰克尔和康德，直到转向了我对尼采和萨特的批判。人类雄心勃勃，不留余

4 传播：故事与思维

地，已经失去了对已知和未知事物的敬畏。康德曾经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但自康德以后的哲学已经误入歧途。世界需要回到康德，需要重新出发。

最后，借着刘先生给我提供的这个机会，我也不妨表达一下自己对传播的理解。如果你打开视界，会发现人类文明史，包括各行各业的历史，都是一部传播史。正是这个原因，我强调通识教育，并且将传播学视为古代的哲学，希望学生们能够不拘泥于学科门类来做学问（坦率说，这些科目设置更多是为了管理需要，而非学习需要）。

谈到传播学，在信息之外，我更倾向于对意义的解读。人是意义的奴仆，作为一种意义动物，人际传播的关键还在于意义的传递。传播最本质的东西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意义的控制。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没有意义的世界是荒诞的，另一方面，人们又时常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意义的荒诞里。

如上所述，我所理解的传播更倾向于古代哲学的概念。而就中文“传播”一词的理解，我也愿意将它理解为“传”与“播”的汇集，传是纵向的，面向时间，是一个时间概念；播是横向的，面向空间，是一个空间概念。合而为一，就是传播无远弗届，连通时空。

每个人都在这个时空之中收发信息、编解意义。著书立说者，更是以传播思想为业。不过，如果你了解传播的局限，就知道在很多时候著书立说只能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传播学学者约翰·彼德斯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中写到两种传播方式，一种是对话，另一种是面向多数又似无目的的单向撒播。“对交流抱崇高的期望，可能会使我们看不到，单向撒播或者非及时的对话自有其精妙之处。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对话仍然占有压倒的优势，他们认为对话就可能是很好的交流，但是单向的撒播应该是我们更冷静的基本选择。”在彼德斯看来，“撒播不是遭难，而是我们的命运”。

人生的际遇就像撒播，成败得失并不完全在于我们自己。所以徐志摩在自己和命运之间媾和——“我将于茫茫人海寻我灵魂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真爱的确令人神往，但如果按柏拉图的说法，我们来到世界想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灵魂，实是太过艰难。你不知道你的那一半灵魂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甚至可能根本不在这个时代。按多

维空间的理论，也许你们根本不在一个时空里。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刘畅先生以苏东坡诗自况，自觉人生苦短，多有遗憾。而能够通过文字为自己的人生与思考留下一些记忆，也算是对流逝岁月的一种补偿吧。《传播：故事与思维》都是作者生活中的零星思考，其所展现的虽然不是麦克卢汉式的惊世预言，却有着一个诚恳求知者的理性跋涉和娓娓道来。

有思想、能够在文字中寄寓人生的人毕竟是幸福的。因为写作者不仅可以在文字里安顿自己，也可以在文字中赋予意义。真正的写作者心知肚明的是，写作首要完成的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至于这些零星的思考，撒播何处，为谁所见，皆有因缘。尽管你不知道你的写作可能惠及谁，但你还是应该看到撒播的真相：任何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无人阅读时，它们就像是一封封死信，待有缘人慢慢拆解它，它便会像罗塞塔石碑一样死而复活，亘古如新。

很抱歉近月来经常出差，加上深受小恙干扰，使这篇短文写得拉拉杂杂，毫无章法，从开始到完成拖了较长时间，书中部分文章也看得匆忙。不过，凡事又若有天意。搁笔之日，正是我所喜爱的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的诞辰。梭罗曾经说过，“心灵永远是缺乏经验的”。对于这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人心不死”——因为心若圣所，不积攒陈旧的观念和精明的世故。而且我一直认为写作应该沟通理性与心灵，思维的乐趣与人的神性更在于担起心灵的职责。与读者共勉。

熊培云

2012年7月12日

前言

读者朋友，随着轻轻掀动的纸页，在你面前缓缓展开的，是一本以讲故事的方式普及传播学知识的书。在本书中，笔者努力把传播学的很多学理——生活化、故事化、趣味化，让你在相对轻松、活泼的氛围中走近传播学，进入她的学术殿堂，浏览她的丰富多彩，感受她的活泼灵动，品味她的内涵韵味。具体而言，这本《传播：故事与思维》兼顾了学理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日常性，写作中有这样几条基本思路：

一是注意观察生活，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写。如《爱丁堡寻房记》、《纸典蒙尘与视窗文明》、《读己与“人内传播”》等。2009年应邀访问爱丁堡大学，在找房子的过程中正在讲授米尔格兰姆的“六度分隔”理论，自然就想到：何不将此次经历化作一次论证“陌生六人传播假设”的实践？于是处处留心，把在爱丁堡找房子的过程都详细记录下来，再对照米尔格兰姆的理论，没想到二者竟然多有契合之处，于是写成了《爱丁堡寻房记》。还有平时感觉所谓学术往往出于个人对自己感受和体验的“解读”，有时“读人”不如“读己”，或者说，“读人”多了之后，就应该开始“读己”了，否则很难有独立的见解和创新的冲动。在接触传播学之前，这只是一种想法、一种角度，读了传播学相关著作之后，才知道，原来传播学对此早有了一个概念——“人内传播”。按照米德的理论，“人内传播”是把一个人的自我分成“主我”和“客我”，二者之间会产生互动，我们人类的内省式思考，如反省、反思、思考等，都属于“人内传播”，这无疑为“读己”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于是又有了《读己与“人内传播”》。这样，既结合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又介绍了相关的学理。

二是追踪时代的脉搏，把有一定时代标志的传播现象纳入视野，尤其是网络崛起之后的传播现象，更值得注意。传播学是一门不断变化的学科，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就是传播媒介，在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之后，人类迎来了电子传播的时代。而在电子传播时代，网络的普及是一重大事件，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交际、娱乐习惯和工

2 传播：故事与思维

作方式。这些，都对传统的传播学理论构成了挑战。于是，就有了《“芙蓉现象”与“把关人”》、《“超女现象”与“同辈群体效应”》、《“人肉搜索”的是非曲直》、《网络时代：人杰地不“灵”》、《“网络同居”与“虚拟自我”》、《换客：在“苹果”和“思想”之间》、《“恶搞”：娱乐时代媒介权力的转移》等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写于2005、2006年，显得有些陈旧，但其长处是忠实地一一记录并分析了当时发生的传播现象，使其留下了文字痕迹。实际上，网络媒介的发展使得许多传播学原有的知识点和理论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如“沉默的螺旋”、“把关人”、“议程设置”等，这在本书中也有体现。

三是以故事带动学理，普及传播学知识。传播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它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覆盖领域职业范围较广，现实性、操作性也很强，有着旺盛的社会需求。不仅在校的本专业学生要掌握，社会其他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也需要了解。但是，根据笔者的经验，其知识体系和理论基础并不简单，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知识点，如果单纯以学理的方式来讲，显得抽象而晦涩，而如以故事性、趣味性、通俗性来承载其知识点，则容易接受多了。于是就有了《“沉默的螺旋”与指鹿为马》、《春晚情结悖论与“想象的共同体”》、《“大卫综合征”与“灵晕”效应》、《〈有闲阶级论〉：富人的历史肖像》、《“职业枯竭”者遭遇“单面人”》、《裸风劲吹与“重新部落化”》、《陶渊明责子与“文化资本”》、《“鸡肋”型聪明与“高语境”文化》、《微博：与“瞬内容”共舞》等，都是试图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相关的传播学知识介绍给读者。这些理论，有些是原有的、已知的，有些是笔者自己摸索出来的，如对微博的分析——“相对传统博客而言，微博无疑具有革命性的突破。那么，它的革命性、突破性究竟何在呢？……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指别人拿不走学不去的、专属于自己的那种产业竞争能力”。看了这本书，如果你知道了什么是“沉默的螺旋”，什么是“想象的共同体”，知道了什么是“重新部落化”，什么是“高语境文化”，理解了什么是“微内容”，什么是“瞬内容”……那么，就算是没有浪费时间。

还要多讲几句的是关于写作的时间，收进本书中最早的一篇文章《纸典蒙尘与视窗文明》，写于2001年3月，距今已有11个年头，因而本书可以视为近10年来笔者传播类文章的结集。写于10年前的文章在今天是否还有价值？会不会成为“奥特曼”（Out Man）？对此，我的看

法是这样的：有些文章虽然写于几年前，甚至 10 年前，但其所揭示的道理并不过时，如《纸典蒙尘与视窗文明》所揭示的媒介平面转型的问题，至今仍在持续，新的“视窗”及视觉“平面”不断涌现，试图取代旧的，而传统的纸质媒介仍然在顽强地坚持着，也保有一块领地。实际上，目前是纸质平面和电子平面“共存共荣”的局面，因为前者还未到被取代的程度——我们仍处在从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介的漫长转型过程之中，但电子媒介愈加显露出咄咄逼人之态——如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就曾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宣布，英国政府将为每名公民开设个人专属网页，在未来 4 年内建成无纸化社会。

2012 年 3 月 23 日，就在笔者修改本书之际，又获得一个消息：Flipboard 创始人麦克·麦丘表示，“Flipboard 就是要成为苹果 iPad 和 iPhone 的绝配应用”，其目标就是打造基于苹果平台的阅读应用。此前，3 月 7 日，苹果发布了第三代苹果电脑，2048×1536 分辨率的 Retine 显示屏是新 iPad 的最大亮点。麦克·麦丘认为，Retine 显示屏的阅读体验优于其他任何电子设备，足以和传统的纸质书籍相媲美，在展示多媒体和色彩内容方面，新 iPad 遥遥领先。这标志着，Flipboard 的目标是普及数码阅读，并在不久的将来使电子阅读取代纸质书籍；在数码照相之后，这个世界不得不面对的是，数字阅读，一场新的革命已经到来，而纸质书籍有可能成为被人们收藏的精美制品，成为博物馆中人们遥远的记忆。低碳、绿色、环保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观念，而纸张的形成要浪费大量的林木资源；此外，数字阅读以其海量内容满足了读者对任何信息的需求，这比图书馆的固定信息来得迅速、及时。据悉，在欧美等国家，传统的书店受到网络书店的打击，美国的一家书店曾经在市场上占据第二的位置，但随着网络书店的出现，如今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数字阅读代替传统的书籍阅读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分析人士认为，传统书籍以其不可代替的美感占据了如今的大半个市场，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所有现在没解决的问题在未来将不再是问题。未来的人会选择数字阅读的原因将会是它现在所具有的缺点，未来的几年内数字阅读将会以更逼真的优势击退传统书籍。说实话，看到这几句话，笔者敲键盘的手不由有点发抖，因为我正在写作的无疑是一本纸版书。

又如《春晚情结悖论与“想象的共同体”》写于 2005 年，其中所探讨的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不满年年看”

4 传播：故事与思维

是春晚的基本舆论生态，本文引用了班纳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来分析此种现象，指出：“在春晚直播的过程中，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实际上起到了把抽象的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落实为可闻、可视、可观的具体形象的连接物的作用。如果说‘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心理事实’的存在，那么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种存在的最好载体和平台。它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从一个感性的侧面，使国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事实存在。基于这种原因，春晚的路还要走下去。因为它无可替代，而无可替代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比如广播和信封。”时至今日，这种分析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关于“春晚”的争论还在继续。

刘 畅

2012 年 4 月

目 录

序 / 1

前 言 / 1

■ 传播：信息、符号与意义 / 1

信息过剩与感官剥夺——对传播学研究基本范畴的一种思考 / 2

“奢侈”的视觉 / 9

嗅觉戴上橄榄枝 / 14

忧乐的长度 / 18

“大卫综合征”与“灵晕”效应 / 23

“书外有书”与多元传播载体 / 26

■ 传播的进程 / 30

裸风劲吹与“重新部落化” / 31

裸露的尊严 / 36

纸典蒙尘与视窗文明 / 41

“E时代”的“E商” / 45

散步、口语与哲学 / 48

网络时代：人杰地不“灵” / 53

“网络同居”与“虚拟自我” / 56

微博：与“瞬内容”共舞 / 61

2 传播：故事与思维

“2044 年 10 月……” / 65

■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 71

读己与“人内传播” / 72

爱丁堡寻房记——“六度分隔”理论的一次亲身验证 / 78

从教堂山到间谍路——爱丁堡聆教记 / 83

换客：在“苹果”和“思想”之间 / 89

“抱客”现象与陌生人社会 / 93

你好，笔邻！ / 102

■ 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 / 104

“沉默的螺旋”与指鹿为马 / 105

“职业枯竭”者遭遇“单面人” / 108

“芙蓉现象”与“把关人” / 111

“超女现象”与“同辈群体效应” / 114

“人肉搜索”的是非曲直 / 117

“恶搞”：娱乐时代媒介权力的转移 / 120

此“山寨”非彼“山寨” / 127

“山寨春晚”与游民文化 / 133

■ 文化传播与跨文化沟通 / 135

小黄金周与社会休闲学 / 136

春晚情结悖论与“想象的共同体” / 140

文化传播与原生态需求 / 144

陶渊明责子与“文化资本” / 149

“孔子学院”：中国亮出自己的名片 / 154

硬实力·软实力·传统文化 / 157

历史语境：重视与轻视 / 161

■ 影视传播 / 165

故事也是生产力 / 166

“亦主亦奴”观《色·戒》 / 174

《集结号》集结了什么？ / 179

《南京！》大于“南京” / 186

中日关系三重门——从麻生会见冯小刚谈起 / 189

草色遥看近却无：后小泉时代的“耻感文化” / 193

■ 传播：思考留痕 / 200

《有闲阶级论》：富人的历史肖像 / 201

“懒人”哲学：给勤奋换一套时装 / 207

另一种纪念：让思想化为电流——纪念《如我们所想》问世 60 周年 / 211

“新闻娱乐化”背景下针对北大女生的假新闻 / 215

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新闻价值观 / 219

“第二人生”与“虚拟来世” / 224

新闻传媒：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 235

邦乔妮与新闻传播的“事实思维” / 245

后 记 / 250

传播：信息、符号与意义

信息过剩与感官剥夺

——对传播学研究基本范畴的一种思考

所谓“感官剥夺”，就是切断人的感官通道，使之处于零信息状态。

感官剥夺，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195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海勃（Hebb）实验室进行。志愿受试者被关在恒温、密闭、隔音的暗室内，外界的声音刺激、光刺激、触觉刺激都被切断。受试者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接收不到外界的任何刺激信号。试验七天之后，出现了经典的病理心理现象：①出现错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及继发性情绪行为障碍；②对刺激过敏，紧张焦虑，情绪不稳；③思维迟钝；④消极暗示性增高；⑤体诉增多，出现各种神经病症状。此外，美国心理学者的“感觉剥夺试验”，也说明一个人在被剥夺所有感觉后，会出现许多病态心理现象：视错觉、视幻觉，听错觉、听幻觉；对外界刺激过于敏感，情绪不稳定，紧张焦虑；主动注意涣散；思维迟钝；暗示性增高；神经症征象等。

这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一种信息动物，他每时每刻都要从体外获取信息，与外界交换信息。信息对于人的重要性，如同水、空气、食物一样，是正常、健康生存的必要条件。从传播学、信息学的角度看，“感官剥夺”就是“零信息”。实验表明，人在“零信息”状态下，显然难以生存。当然，“感官剥夺”只是一种实验，除监禁、惩罚外，生活常态中并不存在这种视、听、触、味、嗅觉被全面绝对剥夺的“零信息”情境。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是信息匮乏，即一种广义上的相对“感官剥夺”。“信息匮乏”是指由于传播手段的限制，人不能及时接收到他想获知的信息。这主要发生在前电子时代，即1844年电报出现之前的口语、文字及印刷这三个传播时代。

这三个时代虽然呈现一种递进发展的进步趋势，如文字传播首次实现了语言传播的体外化，使人类的经验、文化得以一代代流传、积累，印刷传播使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普及成为可能。但如果从现代大众传媒的“即时同步”的要求来看，还处于“信息匮乏”即广义的“感官